



吕福有忘本回头

宋显忠 裴兴昌 金维环 整理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335.113

379.05

122

墨藏本

4

呂福有忘本回頭

宋显忠 裴兴昌 金維环 整理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(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4号)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00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黑龙江分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公厘 1/32 • 印張5 • 插頁2 • 字數16,000 • 印數501—10,600

1958年3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4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

总号: 381

統一书号: T 7093 • 55 定价: (5)一角三分

在龙江县白山乡龙哈社里，大家都在談論着共產黨員呂福有忘本回頭的故事。這段故事講起來又生動，又動聽，它可以給人們上一次活生生的社會主義教育課。那麼，這段故事是怎樣發生的呢？說起來話就長了。

悲 慘 的 過 去

呂福有的老家住在山東省壽張縣崔大串村。老呂家從上三輩起就沒有過家業，許多人都給地主扛過大活，當過牛馬。到了呂福有父親這輩生活就更困苦了，全家十口人八個孩子，一個人勞動怎么也養活不過來。貧窮逼散了他的一家人。呂福有的大哥呂福勝為了謀生流浪到東北，不料一去就沒有影了。三哥呂福昌給地主扛活被折騰成病，地主將他帶着氣拖到冷倉房里活活凍死。兩個姐姐剛滿十四五歲，就賣給人家作童養媳。剩下的六口人也不得溫飽。呂福有還記得，他在五、六歲的時候，冬天沒有被子蓋，凍的睡不着覺。後來用麥秸擗了一個鋪條，全家六口人順着炕洞睡在一起腳搭腳，背靠背，互相借身取暖。富人們耻笑他們說：“老呂家還會變戲法呢！一個被窩能變出十二條腿來，像個什麼玩藝？”呂福有的父親還解釋說：“這有什麼辦法，我們不是窮嗎？”富人還蔑視他說：“你們得窮八輩子，多咱也沒個好！”

在那个年月里，穷人平常連飯都吃不上，过年过节也不会好一些。每逢过年，富人們用車往家买年货，而吕福有家連一張灶王爷也买不起。人家过年吃餃子，吕福有抱着破盆連飯粒都沒有。有一天父亲領他到伯父家串門，正赶上人家蒸年干粮，吕福有一見那黃登登的饅饅更觉得餓了，心里想要吃但又不敢吱声，后来实在饒的沒招，只好望着父亲說：“爹——”

“干什么？”他父亲已經猜透了兒子的用意，但也不好管人家要，只好捂住吕福有咀說：“別唧唧！”

“爹——我——餓！”吕福有眼饒的还要吃。

“別吵！再說我打你！”父亲把臉拉了下来，吕福有再不敢吱声了，只管往饅饅上使眼神。伯母看在叔兄弟面上，只掰一小塊干粮給了吕福有。老吕头把臉臊得通紅，罵着孩子說：“真丟臉，快給我滾回去！”随后照吕福有的屁股踢了一腳。

生活越来越困苦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吕福有的媽媽只好領着他和弟弟沿街討飯了。一个小脚老太太領着两个孩子要飯有多么难苦哪！有一次他們乞討到姓白的大地主門口时，一喊大爷大奶，一群狗像餓狼那样捕上来，把吕福有的破棉褲咬了好几个大窟窿。这种情况当然得不到地主的同情，他們說：“你們这帮穷棒子吵什么？”吕福有說：“好大爷，你行个好吧，我們好几天沒吃飯了！”大地主把眼睛一白楞說：“哪有飯給你們吃？滾吧！快滾！”后来又再三哀求，狠心的地主只給一个小葫蘆卜，这怎么能充飢啊！有一天晚上，娘兒几个到外村去

討飯，天晚沒能趕到家，忽然刮起大西北風來，挾雜着雪花。呂福有娘三個無處安身，就偷偷地溜進地主的破碾房里，風雪從四面八方吹進破碾房，把娘三個凍的哆哆嗦嗦。呂福有和弟弟蹲在媽媽懷里，哭着說：“媽呀！冷啊！”老太太也淒慘地落下淚來，拍着一對可憐的孩子說：“兒啦！媽也不願意叫你受罪呀！都怨咱們是窮人！孩子，你們快長吧，長大了能掙錢就好啦！”

後來在家乡要飯也糊不過嘴，就乞討到東北，在樺甸縣東找到流浪到這里的叔父。叔父也是給地主扛活的，沒有別的招，只好把呂福有送給地主杜金山去扛活。明面講只放豬，不干別的活。可是一上工地主就給呂福有帶上了沉重的枷鎖。有一天地主杜金山買來一付洋鉄桶，交給呂福有說：“豬倌呀！你得用這個家伙給我挑水，洋鉄桶輕巧，你能挑動！”剛滿十三歲的呂福有哪里能挑動水呢，他當東家說：“咱們不是講的光放豬不干別的嗎？”杜金山眼珠子一翻說：“你是我花錢雇的，叫你挑水你就挑得啦！”呂福有說不過地主，只好忍氣吞聲，一次挑半桶水。一天早晨，呂福有正蒙頭大睡，杜金山老婆拿着燒火棍，打着他腦袋說：“豬倌！你還不起來給我燒火！”呂福有坐起來說：“我光講放豬，也沒講給你燒火呀！”地主老婆說：“你是我們花錢雇的，不光要給我燒火，還得給我揀桌子刷碗呢！”呂福有每天除了放豬、挑水以外，還要給人家抱柴火，揀桌子刷碗，累的不像樣子。

夏天，呂福有不管風吹雨淋，成天在野甸子上放那

二十二头猪。有一天見杜金山牽来五头牛，和他說：“这牛在家拴着不老实，你来看看着放吧！”呂福有說：“猪和牛在一起也不合群呀！”杜金山說：“你是我們花錢买来的，叫你干啥你就干得啦！”这下呂福有的担子更重了。猪牛不合群，攆猪牛跑了，赶牛猪丢了，沒鞋穿把脚都磨腫了，被槎子扎出窟窿，累的呂福有哭哭啼啼。一天下午，忽然霹雷閃电，瓢潑似的大雨落下来，老牛吓的乱跑，一下竄进树林子里，呂福有追了半天也沒赶上，出来一看猪也丢了，只赶着几个猪胆却地走回去。正好那天母亲来看他，他連累帶怕，抱着媽媽就放声哭起来，媽媽問：“怎么啦？”他說：“我累的实在够受啊！”媽媽含着眼泪說：“孩子，要好好干，長大了就好啦！”后来媽媽也來杜金山家白干活，虽然吃点剩飯，也得看着地主的臉子。因为媽媽疼孩子，尽量帮呂福有多干点，讓他早晨多睡一会。过几天杜金山看呂福有睡早觉，就用燒火棍打他說：“你是給我們扛活来啦，还是來享福啦！要想享福你再脫生脫生吧！”呂福有說：“我的活由我媽替干啦！”杜金山厲声說：“你媽干你媽的活，你干你的，不叫你媽來能掙一石糧嗎？”

因为大地主杜金山太苛薄，呂福有实在受不了他的折磨了，第二年又到地主刘廷奎家扛活。媽媽囑咐他說：“孩子，到那好好干，掙够路費咱們好回家！”呂福有最願意听回家这两个字，所以又鼓起一股勁給人家效劳，他連放二年猪，到十五岁就扛大半拉子，攪着膀子干好几年，只掙够母亲路費，先打發母亲回了家。他又給地

主扛了九年大活。农民吳兆貴看他身強力壯，老实厚道，就將女兒許配給他作媳婦。呂福有沒有錢，由老丈人給陪送一床被，买一双袜子，他只背一个小破被去和爱人結了婚。后来在老丈人帮助下，才回到关里家。

呂福有回到家添了一个兒子，老太太也得了孙子，又見了一輩子人，全家都很高兴。可是生活仍然很貧困，哥两个扛活將供咀，不能养家。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，在天津設立劳工招收站，呂福有听了汉奸們假宣傳，說作劳工能掙錢，完工还保送回家。他想：作劳工是沒有好，可是总比餓死强啊！他和老弟弟一边走一边要飯，步行了八百里到了劳工营，被載到东北作了一年劳工。做劳工不但不掙錢，还挨打受罵，日本鬼子怕劳工跑，在劳工营周圍圍上三層鉄絲网。呂福有也和別的劳工一样，冬天住在抬不起头的席棚里，在冰地上睡覺；頭頂上挂了霜，身底下出了水，渾身生疥瘡，真是困苦难言。后来鬼子看管不严才逃出火坑，在龙江县十八里屯大地主盧文正家扛上大活。盧文正也和杜金山差不多，也使尽了各种花招來剝削穷人。呂福有不論白天或黑夜，不管風吹和雨淋，总是拚命地干，盼望能够掙几个錢早日回家。他一直扛了五年大活，省吃儉用，好歹攢了七百元伪幣。一九四〇年冬月，他下了工，把賺来的零錢換成七張百元大票，他想：有这些錢回到家至少也能置十几亩地，我們呂家祖祖輩輩也沒有过地呀！这回也該有家有業，飽守田园哩！呂福有怕帶伪幣过关被搜出来沒收，他把七張大票捻成紙卷，摻

綫麻搓成一條繩子，又怕暴露祕密，用鍋地灰把繩子搗成黑色，相一條舊繩子，用它捆着小破被，起票踏上火車。他站在車門口往外了望着，咀里默默地叨咕着：北大荒呀！北大荒，我再也不來了，咱們作最後分別吧！盧文正呀，盧文正，我算給你干到頭了，再也不受你剝削了，將來我也能過你那樣啊！

呂福有回到家，除了還債以外，只買了一畝七分地，如果要趕上好年月也足夠吃了。但是，日本鬼子又侵入了山東，實行三光政策，他亲眼看見鬼子殺人無數，鄰居張大哥也被大懈八塊。日本鬼子又大修工事，按地攤官錢，要雜稅；呂福有的一畝七分地也遭了洋罪，今天要幾十斤米，明天要幾十塊錢，又要磚，又要瓦的，麻煩透了。頭一年打的糧還不夠捐稅，哪里能享受到自己土地上生長的果實啊！到第二年只好把地押出去。呂福有給地主扛了六個月的大活，只掙一百二十斤高粱，家境越來越困難；這年又趕上山東大旱，人們沒有糧食吃，把樹葉、樹皮、草根子、冬麥芽子都吃光了，餓死的人無其數，真是死的睜不開眼睛啊！後來呂福有想扛活也沒人用了，老婆孩子餓的吱哇亂叫，父親也活活地餓死了，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把眼睛都哭瞎了。母親拍着呂福有的肩頭說：“兒啦，你別在家等着死啦，你們哥五個死的死沒的沒，只有你有一房媳婦，生一個兒，我再舍不得兒孫也得叫你們走，保存住這個孩子給呂門留個後吧！”這時全家大哭。媽媽哭送三里才和她心愛的兒孫分別。呂福有雖然發狠再不上北大荒，再不上盧文正家去

了，但是貧困逼着他不得不如此。他把剛買的一畝地卖掉，又卖掉仅有的一床被，又把老婆結婚時沒舍得穿的一双袜子也卖了，好歹湊上路費，領着老婆和一个九岁的兒子，背个小破麻袋卷，穿的像要飯花子一样，三上关东，又給盧文正扛上大活。沒有房子住，只好領着老婆孩子在伙房里和伙亲们住在一鋪炕上，老婆不敢脫衣服睡覺。后来搬到地主的空廂房里，这是一个大桶屋子，又冷又害怕。全家三口人只盖一个破麻袋片子被，冻的要命。借地主两个碗一个盆用，还以高价借了地主一斗来米（春借一斗到秋还斗半）。呂福有給地主扛活，他老婆給地主少奶奶們洗衣服、打麻繩子、幫助作飯，还不供飯吃。头一年扛活連吃粮都沒掙够，三口人吃光了老婆撿的一石五斗苞米。一九四五年又給盧文正打头，因为呂福有鬧了二十天眼睛，就把多掙的一石谷子扣个溜溜光。直到东北解放，呂福有才逃脫出受剝削的枷鎖。

翻身後一步登天

一九四六年共产党来了，把呂福有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。那时有个張区長找呂福有談話，和他說：“咱們都是穷人，受了多半輩子苦，这回咱們該翻身啦！”“翻身！”呂福有不明白底細，一怔說：“什么叫翻身呀！”“翻身，就是斗倒地主讓穷人当家！”張区長給解釋說：“咱們要和地主算剝削賬，把他們的土地、牛馬、家業全分給穷人！”“人家地主势力那么大，咱們穷人硬要能給嗎？”

呂福有很有顧慮地說。張區長說：“有共產黨給掌腰，怕什麼！咱們起來向地主鬥爭，把他們打倒了，一切不就都成了咱們的了嗎？你敢干不？呂福有在關里時就聽說共產黨是向着窮人的，他想這一定沒有錯，就很堅定地向張區長回答說：“我從小就受窮，我恨透了大地主，鬥爭我敢干！”

鬥爭開始了。呂福有跑前跑後很積極；黑夜白天發動群眾打地主，挖財寶。有的人不敢參加鬥爭，怕國民黨過來殺腦袋，呂福有解釋說：“怕啥的，共產黨是救咱們窮苦人的，共產黨走到那咱們就跟到那！想要自己種田地就得打惡霸！”就在這一年，他動員弟弟參了軍，臨走時還向弟弟說：“你上前方打敵人，我在後方打地主，消滅蔣介石，咱們好過太平日子！”

土改結束時，呂福有全家分了特等勝利果實：得一头大驢子、一台鐵車、兩間半房、五垧八畝上等地、十七八件衣服、大小缸四口，還有鍋碗瓢盆和櫃箱等等。他盤算一下：原來全家除了四口人以外，只有十塊錢家底，這下子要增加幾十倍啊！多虧共產黨这个大恩人我才翻了身！

一九四八年以後，黨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。呂福有很相信黨的話，便和尹殿君、張文金插秧種地。他的地又好、離家又近，侍弄的又及時，頭一年就打了二十一石糧食，那年他還被選上縣劳模！接着又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。這時呂福有心滿意足，他想：我們老呂家從來也沒有過土地，這回有了地，可得好好發展生產啦！一

一九四九年他弟弟复员回来，又增加了一个劳动力，非常打他心上来。他和弟弟合计出一个发家计划：再买三匹马，开两垧荒，每年打五十石粮，小日子就能马上指日高升了。这年哥两个果然干的不错，种七垧多地，打了四十多石粮食，又花四百六十元买了一匹马。

一九五〇年的春天，吕福有忽然接到二哥吕福雄的来信。信中除了打听家常以外，还特意指出：“在山东买地非常便宜，买一亩地只需一百多元。我看你在北大荒多想法挣钱，把钱邮回来咱们买上几十亩地，我还分一处宅子，你搬回来保管能够过得好啊！”吕福有叫他儿子给念了好几遍，他和弟弟、老婆越听越高兴。吕福有说：“在关里要置三十亩地就是小财主啦！说不定还能赶上卢文正呢！”老婆接上说：“要能回关里我还能住娘家呢！将来也像卢文正那样雇大司伙作饭，我还能有福享呢！”吕福有说：“要回关里我这个老跑腿子还能找上个对象呢！”从此这封信便成为他家的奋斗目标了。当年就打了五十多石粮，用一匹次马，加上五石苞米，换了一棒马，给二哥汇去二百元人民币，不久接到哥哥来信报捷——已



(图1) 吕福有的车和马

经买了二亩地。一九五一年春天，大驷马又下了驹，这时吕福有就有四匹马，一挂车了。生活也大有提高，全

家七口人都有被褥，單、夾衣服和薄、厚棉衣也各有一套以上，兩口櫃裝的滿滿登登。過去住的破土窩，這時住着刷滿白粉子、鑲着玻璃的新房，又蓋了倉房、馬棚、農具庫，趕上了富裕中農的水平；大兒子高小畢了業，二兒子也上了小學。從此呂福有這一家全變了樣。

徘徊在十字路口上

生活過好了，可是呂福有經常所想的不是黨的事業和大家的事情，而是個人如何發財致富了。一天晚上，他躺在炕上翻來復去睡不着覺，忽然一個美夢浮現在眼前：那還是一九四四年冬天，地主劉文清、鄭樹元到盧文正家串門，當家的盧文平特備酒菜款待，大概是為了拉攏呂福有下年再給他扛活，也把他找來作陪。席間盧文平取笑說：“咱們四人年齡不差上下，要磕頭推誰為大爺呢？”劉文清說：“八成呂福有歲數比我們大吧！”呂福有面帶羞容說：“我哪敢和你們比呢！”四個人一盤問都是同歲，都是屬豬的。姓陳的伙計當呂福有說：“你這個豬可不趕人家那三個豬了——人家都守家在地，你還是個窮扛活的，你後半輩子也趕不上喲！”呂福有想着想着自言自語地笑了，他笑盧文平、劉文清、鄭樹元這三個豬已經被清算了，也只有我呂福有過的比你們強了，還愁撵不上你們！他想到發家置地，就越干越起勁。這幾年他已攢了一千多元，匯回山東八百多元。

一九五二年秋天，省委工作組來白山鄉搞整黨試點，整黨教員上黨課，講解黨員八條標準，呂福有一點

也听不下去。什么不許黨員雇工啦，不許黨員放債啦，黨員要牺牲个人利益、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啦，黨員要帶头領導群众走新道路啦等等，呂福有听了真有些刺耳。別人在討論会上積極發言，他却一声不吱；那几天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好，腦子里总是混漿漿的。黨員志願登記，这是对每个黨員的重新考驗。全村十五名黨員都愉快地登記了，唯有尹殿君，于德章和呂福有不去登記。尹殿君和呂福有从插組就在一地，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参考。尹殿君对呂福有說：“我算不当黨員了！”呂福有問：“你为啥不当呢？”尹殿君說：“我是中农，也沒有分着果实，共产党对我沒啥好处；你是貧农，是共产党把你拉帮起来的，你別跟我学呀！”呂福有說：“你要不当黨員了，小东屯光剩我一个人，老开会走黑道沒有伴哪，我也不登記了。說着，尹殿君背上行李就走了。呂福有也把行李背起来，他正一脚門里一脚門外，杜景春就叫他：“呂福有，你別忘了你是个受过苦的人哪！”呂福有听了这一声緊急劝告，好像头顶上挨了一拳，他騎在門坎子上躊躇了一会又把脚撤回来，把沉重的行李扔在炕上。

傍晚，別人都上外边去散步，唯有呂福有和于德章在屋里交头接耳。

“你为啥不登記呢？”呂福有試探着問。“再当二年黨員就要穷死啦！”于德章昧着良心說：“当黨員什么事都得帶头，今天开会，明天开会，不受穷往哪跑！”“是呀！”呂福有正和于德章的思想相吻合，他說：

“当党员这玩艺儿真没啥好处，干活叫带头，卖粮叫带头，买公债还得带头，开会耽误工，真没意思哪！”他俩越谈越投机，一宿也没睡好觉。第二天早晨两个人瞪着红眼珠子又凑在一起扯起来。于德章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当了好几年党员啦，冷丁就不当了好吗？”吕福有说：“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翻的身，要不干能对起共产党吗！再说，要不登记群众该说咱们叫人家整掉的，名声多不好听呀！”于德章说：“那就登记上吧，反正挂个党员名也好听，带不带头以后再说吧！”

吕福有虽然又重新登记入党了，但只是表面上挂个招牌而已，思想里仍然想着回关里买那三十亩地的问题。有一天他上朱家坎去赶集，在街里看见一辆胶皮车，套着一匹又高又大的二串子洋骡马，浑身长的溜光通红，真招人稀罕。那个老板子把小鞭甩的嘎嘎响，坐在车上洋洋得意。他一看就爱上了那匹大洋马，一打听这是朱家坎八道街有名的韩大麻子的马；据说韩大麻子专能倒腾好马。吕福有默默地想道：“我多咱也能有个比韩大麻子更好的大洋马呢！”

一九五三年秋天，靠山屯的马贩子王奎有赶着车从十八里路过，吕福有见那车上套一匹比韩大麻子那匹马还高的大红洋马，他很眼气地当尹殿君说：“这匹马真带劲呀！”尹殿君问：“你不打算换一匹这样的马吗？”……他们和王奎有一拉扯，当场讲妥，吕福有用两匹次马把王奎有的大红骡马换到手了。吕福有像得了宝贝一样爱这四匹大洋马，不到两个月就喂的膘肥胖；红红的身毛直门放

亮，两只后白蹄，白鼻梁子，一扬首四尺六七，顶门宗堡在耳朵两边，真像画上画的那样好看。他出门骑上这匹马，真是十人见了九人夸，他们都说：“这个马满三区也少有啊！”吕福有听了直个劲的骄傲地憨笑。他怕晚上丢失，就买了一条铁链子，用大锁头锁在房檐子上，有时不敢睡而听着马的动静。他见谁都说：“我把裤大麻子盖住了！”他又特意上农场去配了洋马种，转过年又下了一匹洋马驹，像火龙驹那样活潑。吕福有完全叫自己这个指日高升的小日子迷住了。

一九五三年春天，村长杜景春在西头领导试办一个初级社，吕福有想：你搞你的社会主义，我就积累我的小家业，我算不先伸头呀！一九五四年全村已经发展到五个初级社了，唯有吕福有住的小东屯还纹丝没动。吕福有是七大硬户之一，他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和党的合作化政策顶上牛。这时在他脑海里又产生了这样想法：有了合作社就没有我的小闷头财主啦。他很讨厌合作社，他想：是不是这个地方走快了呢？关里不一定这样快吧！

一九五四年冬天，吕福有回关里去探家，想看看那里的风声。他从雨城下火车，徒步路过阳谷县石门宋，这里离他家只有三十里路，他顺便坐在屯子里休息一会，只见那里骡马成群，猪羊满地，当街还放着新农具，这使吕福有大吃一惊，他一打听原来又是合作社，他心里格登一下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这里也走新道路啦！也许家乡不能这样快吧？他急忙走到寿张县崔大丰

村，首先一打听也开始建社了，这使他大失所望，到二哥家一看老母亲也不见了，原来她刚死不多日子，他雙悲交加，大哭一場。

晚上，他和二哥睡在南北炕上，沒有心思睡覺，哥两个就嘮起喀来：

“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啦？”吕福維問。

“很好，光車馬就值三千多元了。”

“咱們这边地真賤，快回来置吧！”

“你知道地为什么賤嗎？”

“八成是共产党号召搞合作社搞的。”

“对了，咱們再別指望买地啦！”

“不买？”吕福維急了說：“一定要买！”

“你別說傻話啦！”吕福有說：“我还是黨員呢！我听說將來土地归公有啦！現在我們那正搞合作社呢！买地就要吃亏！”

“能这么快嗎？”吕福維还在幻想着說：“毛主席單叫走新道路干啥？再呆几年他要老了或許就不走合作化的道了……。”

“別想好事啦！”吕福有下狠心說：“誰說啥我也不上这分当啊！”

当吕福有回来时，全村已經搞起来六个社，只剩小东屯还没有动静。尹殿君問吕福有說：“关里有没有合作社？”吕福有說：“別悶糊塗啦，到处都有啊！”他和尹殿君一算賬，搞初級社車、馬、土地、农具都吃租子，光兩馬一車入社，加上土地租子就能收入八石多，再加上兩

个劳动力干活，收入也不比单干少，于是也把小东屯的十七户組織在一起，建立一个初級社，大家选尹殿君当主任，吕福有为副主任。这一年不算吃粮、稽棵，光卖粮的收入，每个劳动日还分八角多，当然达到了吕福有的願望。他想：初級社要讓搞長也有賬算哪。

事情發展的也真快。到一九五六年春天，村里就醞釀建立高級社。有的黨員立場不堅定，怕馬归公有吃亏，偷偷地賣出去。有四匹馬的吕福有他心也發慌了，弟弟也要賣馬帶錢回关里。正在吕福有沒拿定主意的時候，县委工作組就来帮助建立高級社，对賣馬的自私自利黨員进行了批評，严重的还受到处分。吕福有一看大势所趋，也沒讓弟弟賣馬。在作馬价时，工作組考虑到吕福有馬多，他又喜欢洋馬駒，就和他說：“你把馬駒留下發展家庭牧畜業吧！”他回家和老婆一合計，他老婆又有了另外打算，她說：“留馬干啥，要是叫老兄弟賣了拿錢回家我們啥也撈不着；不如全入社，社里使不了，还得写在咱們賬上！”吕福有一琢磨老婆的話很有道理，又想到馬都入了社也落个印象好。他又怕弟弟不同意，就和弟弟講一些养馬操心的事。弟弟本来也不願意起早貪黑的，給馬添草料，同意了吕福有的主張。于是吕福有的四匹馬一台車全都入了社，扣除哥俩股分基金，在社里还存款八百多元，在入高級社时，吕福有还听工作組說高級社能比初級社劳动收入多，这一点他並沒有完全相信，心想：反正先入社看看吧。

入高級社当初，吕福有每天都能隨幫去干活。后来